

11.03

平陽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85

平陽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平陽縣黨校文史工作組

一九八五年三月

目 录

回忆施味辛同志.....	陈铎民 口述 吴良祚 纪录整理 (1)
回忆梅康和项经川同志.....	李士俊 (10)
龙湖女学点滴.....	马允元 (28)
婺江公学大事记.....	王惺园 遗作 (32)
婺江公学大事记附言.....	王抱冲 遗作 (42)
抗战初期的平阳临时中学.....	马允元 (49)
解放前的平阳县立中学.....	郑立于 (56)
忆平阳私立浙南中学创办概况.....	俞爽迷 (63)
平阳县历代灾异简况.....	陈虹东 (66)
有关平阳人的三本戏曲.....	沈 沉 (80)
白石故庐考.....	萧耘春 周 干 (84)

回忆施味辛同志

陈泽民口述

吴良祚纪录整理

施味辛同志，名锐，号退之，平阳县五十一都南郭（今山门区睦源乡南网村）人，生于清朝光绪廿八年（公元1902年）。1914—1916年，味辛在雁山的怀新高等小学（今南雁乡中心小学前身）读书时，和我同班。同窗三长载，知交十余年，患难与共，生死不渝，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我们小学时代，正当辛亥革命半途而废，民主共和徒具虚名；虽洪宪帝制政不旋踵，而北洋军阀犹自祸国殃民。味辛少年倜傥，血气方刚，目睹列强侵略，中华陵替，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常存忧国忧民之思，对军阀统治强烈不满。喜读史部、时务及爱国诗词，仰慕历代志士仁人。他钦佩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赞赏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雄气概。诵岳武穆《满江红》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报国之思油然而生，欲效班定远之投笔从戎。读诸葛亮《后出师表》，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之击节三叹；念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句，则又不禁“泪满襟”了。尝论清季温州三杰：乐清陈虬（蛰庐）、瑞安陈黻宸（介石）与平阳宋恕（弢子），讲求经世之学，以图变法自强，其嘉言懿行，诚可启迪后学；然戊戌维新，百日夭折，

改良道路，不足为法。怀新校长陈子蕃先生两次东渡，留学日本，归国后锐意革新教育，介绍《天演论》、《群学肄言》和《民报》等书刊，味辛受到启蒙，眼界顿觉开阔。时孙中山先生排除万难，奔走革命，护国之后，继以护法，味辛拳拳服膺，奉为楷模。惟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革命前途，尚感渺茫。

味辛为热血男儿，个性刚强，才华横溢，肝胆照人。少年时代，就很有主见，遇不平事，辄为排解。其言词锋利，理直气壮，虽权贵至亲不避。味辛长我两岁，直、谅、多闻兼而有之，与我为莫逆之交，时到雁山我家，作倾心之谈。忆曾甲乙同窗学子，论及南网二吴，称道吴铨（纯一），忠厚淳朴，沉默寡言，号为味静，与味辛联谊，虽性格各异，而情同手足，以其牧童出身，未曾上过初小，勤奋好学而家累甚重，故在学习、生活上多所帮助。而吴勃（孟晋），味辛虽和他是表亲，但说他品德恶劣，善于逢迎拍马，一旦得志，将会害人。故味辛和吴勃始终不睦，“四·一二”后两人果然分道扬镳，走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味辛可以说是有人之明的了。

1916年冬怀新高小毕业之后，我到温州进省立第十师范，一读就是五年。味辛家居一段时间，大约在1919年，他为了追求真理，到了上海。我于1921年夏考入北京高等师范，1922年我在北京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味辛在厦门脱下身上的一件褂子，当了五块钱汇给我，这真是雪里送炭，至今铭记心头。后来我当了家庭教师，继在春明中学兼课，以工读自给，才不要味辛的接济。1925年北京高师毕业后，在山东省立第七中学（在济宁）教了一年书。这期间，味辛和我

天南地北，而时有书信往来。味辛从上海来信，多次向我盛赞郁达夫的人品和文章，他俩年纪相仿，大约过从甚密。从味辛来信的字里行间，见其思想日益激进，但他从未透露自己的政治身份。1926年春我从山东南下，应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市第一中学前身）之聘，途经上海访其踪迹，而味辛已经离开上海。北伐期间，只知道他是国民党左派。直到1928年味辛病重从马来亚归国，来温州就医时，才约略谈到自己去上海后的一些经历。

原来味辛到了上海，正赶上“五四”运动，马上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受到了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赤都心史》等书刊，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和有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报道，找到了自己所追求的革命真理，思想急剧左倾，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久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①，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积累了斗争经验。在文学方面，他倾向于创造社，与郁达夫的交往当在此时。在政治上，他受到当时党在上海的负责干部施存统的青睐②。大约1922年间，味辛同志即由施存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上海大学毕业后，味辛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来掩护党的革命工作。

1924年初，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味辛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大约在1925年南下广东革命根据地，在广州、汕头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北伐战争中，味辛于1926年秋末受党的派遣，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政治部担任负责工

作③，对士兵和中下级军官灌输革命道理，反对军阀习气。他秘密回到平阳老家，和其他同志一起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宣传“耕者有其田”，准备迎接北伐军。

1927年1月下旬起，十七军部队陆续由福建进入浙江。味辛同志团结该军革命的政工人员，顶住右派军人的压力，沿途开展群众工作。他率领政治部宣传员二三十人，发传单，贴标语，分头演讲，宣传革命。该军政治部曾颁发命令，宣布没收反革命分子与封建迷信团体的财产，分给革命组织使用。因此，一路上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与积极支援。平阳城乡各界群众挥舞旗子，高呼口号，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凯歌声中，到灵溪列队夹道欢迎十七军入浙。瑞安县组织了二千多人的运输队，为北伐军运送物资到温州。

1927年2月中旬，十七军第一师抵达温州，温州各界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由温州学联主席苏中常（渊雷）主持。在北伐革命的高潮声中，味辛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并以十七军政治部名义，帮助温属各县办起了工会、农会，斗争土豪劣绅，建立了各级新政权。后来十七军北上，味辛留在浙南开辟工作，任国民党平阳县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他回到故乡，把南网、布袋坑和东坑改组为东南村，成立农民协会，以吴铨（纯一）为村长兼农民协会主席，王书醒为副村长、施一峰为间长。

这时我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任教。军阀军队败退时，温州城里秩序十分混乱，很多市民逃到乡下，我也避居平阳凤卧塔边我岳母家。十七军进入温州，驻扎在十中高中部（在道司前）和初中部（在仓桥）校舍，图书仪器及其他校产得

到保全。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教育经费没有着落，校长金嵘轩先生卖田办学，发给教师每人每月二十五元维持费，学校才得以免予解散。味辛同志曾以十七军政治部名义，差人从温州来到塔边，委派我做玉环县长。玉环旧友得此消息，准备开欢迎会。我因志在教育，从未涉足政界，乃婉言辞谢。后来学校复课，马公愚先生在开学典礼上表扬了我，说我县长不做，宁可领廿五元维持费，献身教育，精神可嘉。

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处实行白色恐怖。味辛同志从温州转回鳌江，机智地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在南网老家隐蔽了两个多月，转入地下活动。当时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些不坚定分子自动脱党，投机分子则纷纷叛变投敌。然而味辛同志，面对残酷的现实，痛定思痛，革命意志愈磨愈坚，宁可人头落地，也不愿隐居苟全。他终于冲破敌人布下的罗网，于1927年初秋化装到了厦门，费了许多周折，找到了党的关系，化名陈旭初，一面在大同中学教书作为掩护，一面夜以继日地为地下党办报纸。

1927年11月，我突然接到一封既没有署名又没有地址的来信。熟悉的笔迹，正是我日夜悬念的味辛所写。信里附诗一首，其中有“天公有意穷吾党，道路难言仗友生”之句。我这才知道，味辛原来是一个共产党员。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环境越来越恶劣，味辛同志在厦门也已暴露，乃由组织安排和周少良同志一起出国^④，这封信就是赴新加坡途中寄给我的。当时新加坡归英属马来亚。味辛到了马来亚霹雳州的关丹，参加当地中国共产党的命革活动，在华侨中宣传共产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并组织华工进行反资本家

的斗争，因而又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迫害。为了躲避搜捕，他白天潜伏在热带丛林沼泽，炎热逼人，瘴气侵袭；夜晚出来工作，沐雨栉风，饥寒交迫。这样斗争了好几个月，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湿邪内闭，脾肾受困，得了水肿病，无法坚持工作。于是由组织派周少良同志护送回国，坐小船经几个月艰苦的旅程，于1928年冬到了平阳（今属苍南）镇下关。然后由同乡老党员施一峰秘密送回南网老家，其母把他轮流藏到几家至亲的谷仓内，三餐送饭，外人都不知道。

味辛经过长途颠簸，病情加重，写信向我求援。我回信叫他即来温州治疗，保证安全。乃由原东南村长兼农协主席吴铨，负责护送到温州蔡妇桥我家。味辛一向身体健壮，风度翩翩，不意被中外反动派折磨，竟至全身浮肿，腹部膨隆，步履蹒跚，动辄气喘，一年之间，判若两人。然而眉宇之间英气未泯，言动亦更深刻沉着，对国民党反动派与英国殖民者满腔仇恨，对共产主义必胜之心未尝稍减，犹是当年范锐味辛，而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我凭自己中学教师的合法身份与社会关系，以亲戚名义把味辛安排在法国教会办的白姑娘医院（今温州市工人医院前身）住院治疗。半个月后，味辛夫人吴氏由吴铨陪同，来医院服侍病人。当北伐军进驻温州时，味辛同志曾是风云人物，温州熟人很多，这时改名换姓住院，凭着他那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和我们的保密措施，温州没有一个人知道此事。在医院住了将近三个月，水肿消退，尚未全愈，而当时形势险恶，恐怕住得太久，引起怀疑，暴露身份，就由我代为办理出院手续，所有医药费用均我所付。味辛出院之后，身体还很虚弱，怕寒畏风，我给他做了一件新皮袄穿着，仍由吴铨护送回南网。

味辛拖着病体回到山区老家，医药条件极其困难，病情就又反复。然而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仍然孜孜不倦地研读马列著作，继续写作《革命与群众》一书，向亲友宣传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理，培养革命后继张全敬同志⑤。乡亲们冒着身家生命的危险来掩护味辛同志，味辛同志为了维护群众利益也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英勇机智地斥退了敲诈勒索的国民党武装警察。他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与革命精神。

味辛长期从事党的工作，公而忘私，不事家业，曾经变卖竹林两块，并拿出妻子的私房钱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他生计艰难，加以卧病经年，医药不继，但洁身自好，俭以养廉，我到南网探望他时，以至交好友赠送廿元大洋，他也婉谢不收。唯病笃之际，爱吃蜜枣和瓯柑，时令已近端阳，我想方设法觅得瓯柑带去。味辛见我翻山越岭而至，大喜过望。同榻而眠，畅谈竟夜，仿佛少年时事。两天之后，我回塔边，临行依依，谁知竟是永别。味辛于1929年6月11日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不禁痛哭失声。

味辛同志党性极强，严守党的秘密。与我虽为知交，但在出国之前未曾透露共产党员身份。回国来温住院期间，蒙以性命相托，也只断断续续大略讲了个人经历与致病缘由，从未涉及党的秘密。故以上所述，有的语焉不详。最后一次见面时，味辛自知沉痾不起，预囑家属，死后要把文件、笔记及来往信件全部烧毁；三百多本红色书籍，也要妥善处理，以免泄露党的机密。连累至亲好友。味辛历年给我的书信若干通，在搬迁中久已散失，遗墨无存，至为憾事。

纵观味辛同志的一生，少年时代即不满现实，向往革

命；十七岁投身革命，为党的事业建立了功勋；“四·一二”后，在白色恐怖下，主动找党，坚持革命，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出生入死，积劳成疾，由于环境恶劣，缺医少药，只活了二十七岁，就为革命献出了年青的生命。然而他重病期间，犹力疾为党工作，培养了革命后继，对革命作了最后的贡献，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虽则“出师未捷身先死”，亦是“留取丹心照汗青”了。

施味辛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注

①上海大学的前身是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创办于1920年。1922年，进步学生反对一班老朽教授闹了学潮，党及时把它争取过来，更名改制，作为培养革命干部的基地。主持全校行政的是教务长邓安石（中夏），而社会学系主任就是《赤都心史》的作者瞿秋白。

②施存统，又名复亮，浙江金华人。1920年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者之一，1922年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书记，1923年离开团中央任上海大学教授。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脱党。

③闽军周荫人部师长曹万顺于1926年10月投向国民革命军，任十七军军长。后该军奉命入浙，肃清周荫人（孙传芳联军第五方面军司令）残部。

④周少良，字味晏，平阳隔村人，1928年由施味辛介绍入党。护送施味辛回国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因叛徒出

洪，在福建厦门牺牲。追认烈士。

⑤张全敬，平阳南网人，施味辛的外甥，继承施味辛遗志，于1931年入党，曾任平南区委分部宣传委员、南尾支部书记。被捕就义，追认烈士。

回忆梅康和项经川同志

李 亡 俊

平阳县是浙江省最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早在二十年代，一些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们，就在鳌江西岸广袤的土地上进行推翻旧社会的斗争。一九三五年，刘英、粟裕同志率领的红军挺进师，又来到平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卷起了更大的革命风暴。

一九三七年的秋天，芦沟桥的炮声一响，原来战斗在鳌江上游山区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立即再度发出通电和宣言，要求“停止内战，团结御侮”，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停战谈判。同时，放手发动群众，以平、津、沪、杭一带回乡的青年学生为骨干，在鳌江镇组织了平阳县青年抗日救亡团，出版了《平报》，办起了临时中学。

民族的危难，唤醒了这个海滨的古镇。群众的抗日活动，有如鳌江奔腾的潮水，汹涌澎湃。我童稚的心，正是在这个时候，受到了抗日怒潮的冲击和革命风雷的激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事业是壮丽的，革命的道路却并不平坦，曲折坎坷，荆棘丛生。有英勇献身的，也有半途退却的。有敌人的枪弹、刑讯和监狱，也有同志的误解、斗争和打击。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引导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许多前辈，不论是壮

烈牺牲在与敌人搏斗的战场上或监狱里的战士，也不论是因种种“左”的影响而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以致与世长逝的同志，他们的英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其中有两个高大的形象，显得分外清晰。一个是当年鳌江中心支部书记梅康同志，一个是鳌中心支部成员，我的启蒙老师项经川同志。

两个高大的形象

记得我还幼小的时候，常见一位身材修长的青年，穿着灰色的长衫，从我家门口走过，遇到我那做鞋子的舅父，他总和蔼地问长问短，有说有笑。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海康先生。

他是鳌江镇东郊五板桥人，在镇上开了昇源康南货店。我家门口的南门街，是他的必经之路。我参加革命后才知，他开的这昇南货店，原来是党的秘密交通站。紧靠灵溪码道的西北侧，从北港来的同志，离了船，便可悄悄地从它的后门走进去。浙南党的负责人龙跃、吴毓、何畏、黄耕夫等同志，都到过这里。

鳌江镇的西郊，有个叫徐家站的地方，在一座石围墙上长满绿苔的古老大院里，住着我小学时代的老师项经川同志。他是这个地主家庭的背叛者。

二十年代后期，梅康同志和项经川同志受陈再华同志的影响，到上海就读于我们党所创办的劳动大学，听到过瞿秋白、茅盾等同志的讲课，受到了深刻的革命教育。在这所学校里，他们虽非同班，却很要好，互相帮助，互相启发。一面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面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立志救国救民。

一九三〇年左右，他们响应党的从城市转入农村的号召，先后返回故乡。梅康到了婺江南岸农民运动中心的缪家桥，投身叶廷鹏等同志领导的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他以开凿园地为掩护，帮助党工作。又以开店需要资金为借口，变卖田产，拿出二百块白花花的银元，买了枪支，武装了红军游击队。他们经过侦察，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袭击缪家桥盐务税警队的战斗，缴了这支平时欺压盐民的反动武装的枪支，鼓舞了盐民们的抗税斗争。在这次战斗以后，他的政治面目暴露了，只得转移到婺江上游麻步镇近郊的整峰小学任教。与陈阜、吴毓、何畏等同志，以办夜校、妇女识字班等为名，在北港、南港等地组织农会，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经川同志回到婺江以后，就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宣传马列主义。一九三四年陈再华同志在广州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传来，他怀着极大的悲痛，冒着生命的危险，多方搜集整理陈再华在广州、上海等地发表的文章以及给亲友的书信，共三十多万字，刊印了一本《再华文拾》。他又联合进步的知识分子，出版了《市街》、《北风》等半月刊。这些平阳最早出版的革命书刊，登载了不少宣传革命思想和战斗精神的文章，使我们在少年时代就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有一次，我们还读到了经川同志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北斗》杂志上介绍平阳民间文学——娘娘词的文章，感到由衷的喜悦。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梅康进了浙南抗日根据地，在粟裕同志担任校长的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担任政治教员，讲授政治经济学。他讲课条理清楚，很受学员的欢迎。一位解放后从

事经济工作的老战友告诉我，他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就是一九三八年初在山门救亡干校时得自梅康和孙克定同志的指教。

绚丽的春天

一九三八年，鳌江中心支部建立，梅康任书记。他和经川等同志，把以鳌江镇为中心的平阳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我们要建设大众的国防；
大家武装起来，
打倒汉奸走狗。
枪口朝外向，
收复失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旧世界的强盗杀完！

鳌江两岸到处有觉醒的群众，抗战的呼声和抗日的歌声，震荡着人们的心弦。

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的活动加强了。那个原来很幽静的王家祠堂，自从设了救亡团团部以后，变成了全县抗日活动的中心。爱国青年在这里，有开会研究工作的，有写宣传文章和标语的，有排练戏剧的，有教唱歌曲的，有画宣传画的，气氛热烈、紧张而又活泼。与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的国民党的“抗敌后援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救亡团的组织发展迅速，江南、北港、南港、万全、小南等区都成立了分团，团员发展到二、三千人。又专门组织了剧团，在杨进同志带领下，在鳌江、水头、宜山和广阔的

农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杨进自饰卖艺老头，他的爱人蔡翠云饰香妹，演得很好，激发了观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街头宣传，也很受群众欢迎。梅康那时已患肺病，很多人劝他不要上街宣传，他坚持说：“你们都上街了，留我在家里，闲得住吗？那才要憋出毛病呢！”

他的演说，没有“学生腔”，讲得十分通俗生动。他身边有一张地图，演讲时就拿出来讲：

“这张中国地图，就象一张桑叶。东洋鬼子有如蚕儿，见到桑叶，就拼命吃。吃了东三省，又吃华北。这叫做蚕食。现在，东洋鬼子还嫌蚕食太慢，想把我们一口吞下去。东海里的大鲸鱼，张开血盆大口，可以吞下一只船，这叫鲸吞……”

“我们要不被鲸吞，不做亡国奴，就要奋起抗战。抗战，当然要靠军队去打。但是，光靠军队还不够，还要我们每个老百姓都去参加，都去支援。我们要以枪对枪，以牙还牙。我们的古人早就说过，‘国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是匹夫，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都有救国的责任。我们要求政府发枪给我们，让我们武装起来，好不好呀！”

台下一片叫好和鼓掌的声音。

他接下去又说：“讲句老实话，目前这个政府，还不大想抗战呢。我们老百姓要推动政府去抗战，逼迫着政府去抗战，拿出枪支让我们去抗战……”

“我们的全民抗战，不是打几天，打几个月，而是要长捱打下去，一直打到把东洋鬼子赶出东三省……”

他开始讲的时候，声调平和，就象和朋友谈家常一样。